

JUDY KRANTZ 著・謝瑤玲譯

黛西公主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一〇三八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一九四

黛西公主
PRINCESS DAISY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1980

原 著：JUDITH KRANTZ
譯 者：謝瑤玲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帳戶
電 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友銓
趙爾心·雲 荊·陳曼華·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韓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瑤玲

主 編：麥倩宜
策 劃：施寄青·余國芳
美術設計：李純慧
校 對：曹美珠·劉秋城·鮑秀珍

印 刷 者：皇 冠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
電 話：3061972

著 作 權：台內著字第28184號
執照字號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三年 七 月
第三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 十 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

本書定價：新台幣140元

JILL KRANTZ 著・謝瑤玲譯

黛西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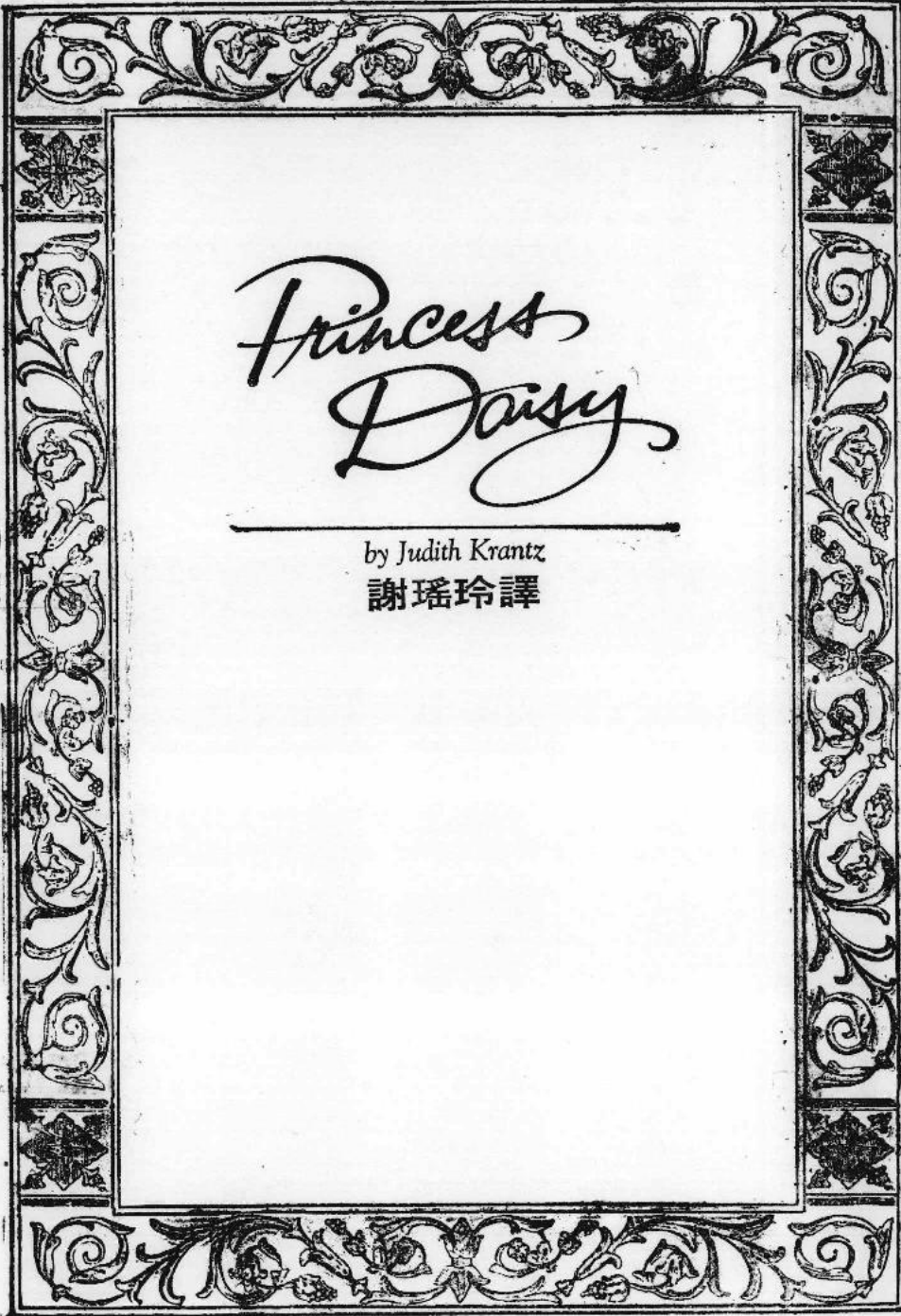
JULIE KRANTZ 著・謝瑤玲譯

黛西公主



當代名著精選194

黛西公主



Princess Daisy

by Judith Krantz
謝瑤玲譯

主要人物表

黛西 (Daisy)

——如雛菊般美麗又堅強，充滿了傳奇的白俄公主。

達須·韋蘭斯基 (Slash Valensky)

——黛西的父親，剛愎自負的親王。

芳佳·衛蘭 (Francesca Vernon)

——黛西的母親，一個浪漫的女影星。

黛妮 (Dani)

——黛西的孿生妹妹，是個低能兒。

藍姆 (Ram)

——黛西同父異母的哥哥，殘暴孤僻。

雅貝 (Anabel)

——達須的法國情婦，溫柔善良。

費德·諾茲 (Frederick North)

——脾氣暴躁却極有才氣的廣告片導演。

白瑞·薛曼 (Patrick Shannon)

——超羣企業總裁，出身貧窮的孤兒。

琪琪·卡諾 (Kiki Kavanaugh)

——黛西最好的朋友，天真而自由放任。

路克 (Luke)

——廣告公司經理，一個才思敏捷的猶太人。

康妮·卜倫 (Candice Bloom)

——超羣宣傳部主任，時髦酒脫。

奚利·畢耶 (Hilly Bijar)

——超羣企業下，愛樹化粧品公司總經理。

歐尼·葛林 (Arnie Greene)

——諾炫攝影棚的業務經理。

溫格·史柏 (Wingo Spark)

——出身哈佛的攝影師。

尼克 (Nick)

——自稱希臘人尼克的廣告業務員。

薇妮·魏倫 (Venessa Valarian)

——活躍於紐約社交界的一個女同性戀者

名家的推薦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

我有許多書，還有三個手足。

每當坤弟到我家拜訪之後，總想順手牽幾本書回去打發良夜。他們從來不看其他的書籍，總是偷拿「當代名著精選」。現在我將這套書藏在櫃子裡，可是還是防不勝防。

名作家／三毛

從第一期連載費穆所譯「原野奇俠」時起，「皇冠」三十多年來造就的譯者和推出的譯作難以數計，近六年三百種「精選」更使它登上名著中譯事業的新高峯。

名作家／彭中原

『皇冠』以放眼世界的視野，掌握文藝的尖端趨向，使世界當代作家的氣息和心跳，成為國內讀者一波波熟悉的聲響。對於期望更貼近現代情感的讀者，『皇冠』以敏銳的探觸，提供了最具『熱度』和『品質』的服務。

中廣節目主持人／楚雲

六年來皇冠出版了300種，平均每年52本『當代名著精選』，內容雖是文學，作業卻像周刊，這是一項驚人的成就。

時報周刊發行人／簡志信

日子，有時候，說老實話，有點單調！皇冠的譯作常常在夏日靜謐的午後帶我走入一些奇妙的情節，所以，我必須寄上我的感謝！

名作家／趙寧

「我們可以在RCA大樓頂上拍到類似的景色。」黛西說着，走過圍在屋頂四周的牆垣；圍牆上加建了鐵欄杆，以防止有人在這裏跳樓自殺。「他們可不像你們帝國州的人這麼偏執的。」她輕蔑地比比後方的岩架。「可是，鍾士先生，只有從這裏拍攝，才能表達出紐約。」

穿着制服的男人愕然地看着黛西突然跳高，用一隻有力的手握住圍欄的橫檔，另一隻手脫下頭上的水手帽，順手一拋，原來塞在帽子裏的金髮如浪般落下，隨風飄起千萬條炫人的絲線。

「小姐，下來吧。」瞭望台的管理員央求道：「我跟你說過那是不允許的。」

「我只是想讓你知我們要的是什麼。」黛西堅持道：「那是個噴髮膠的廣告，說真格的，沒有吹拂着頭髮的風，算什麼噴髮膠廣告呢——你能告訴我嗎？就只有幾束死氣沉沉的頭髮——風是最主要的，鍾士先生。」

管理員注視黛西，覺得既愛慕又恐慌。他對她一無所知。她很年輕，比他所見過的任何人都要美，但是她穿着一件男人的舊棒球夾克，後面印着如今已成歷史陳蹟的「布魯克林道奇隊」；還有一條美國海軍水手褲和一雙鏢球鞋。他並不是一個浪漫的人，但是她的一切都以一種陌生的魅惑刺激着

他的想像力。他發現他的好奇使他無法移開視線。她和他差不多高，總有五呎七吋吧，她走路時有種職業運動家的平衡，此刻她無所畏懼地站在圍欄上，那麼英姿煥發，彷彿想攔取一絲金色的陽光。她說話有種特殊的腔調和韻律，使管理員不由心想她也許不是美國人，然而除了美國人外，還有什麼人會那麼亂穿一通呢？當初她只要求他允許她在屋頂上拍一輯廣告片，還會兒她却高掛在那兒，像點綴在聖誕樹上的小天使。感謝上帝今天這裏不開放。

「你不能爬上那兒。上一回你來時，並沒有對我明說你想要怎麼樣。」他小心翼翼地繞近些，斥責道：「那是不可能被允許的，太危險了。」

「可是所有偉大的藝術都必須破壞成規呀！」黛西愉快地對他叫喚，回想着一個禮拜前她第一次到這裏來找外景時，以兩張二十元的鈔票取得了鍾士先生的合作。她口袋裏還有很多張二十元鈔票；身為廣告製作人多年，她早已學會了金錢的妙用。

黛西又向上爬高些，深吸了一口氣。這是一九七五年一個清新柔美的春天，風把這都市裏的煙塵都吹散了，環繞着島嶼的河流碧藍如海，匍匐在第五大道灰色公寓建築下的中央公園，更像是一塊典雅的織錦地毯。

她低頭對那個擔憂仰視她的男人嫣然一笑。「聽着，鍾士先生，我知道我們將要用哪三個模特兒；其中一個光吃生菜維生，正在練空手道的黑帶，第二個剛簽約演她的第一部電影，第三個立志要嫁給一個擁有油田的男人——現在我問你，像這麼健康的三個美國女孩會有跳樓的意圖嗎？我們會造一個堅固，而且絕對安全的平台讓她們站立的，我個人向你保證……」

「平台！你並沒有說過……」

黛西跳下來，靠近他站着，靈敏地將兩張鈔票又塞進他的手中，棕黑如紫羅蘭花心般的眼睛映現了午後的陽光。「鍾士先生，如果我讓你受驚了我很抱歉。真的，那就和那上頭的房子一樣安全的——你該試試看。」

「我不知道，小姐。」

「啊，別這樣。」黛西說：「你不是答應我禮拜一你會等着我們來嗎？你不是說早上六點你要特別爲我們開放電梯嗎？」

「可是你沒有跟我說過你們要應到屋頂上啊！」他嘟囔道。

「屋頂！」黛西憤慨地說：「如果我們要的只是高空景色，在這個都市裏我們能找到的大樓怕不有十幾幢——但是我們只要你的，鍾士先生，不要別人的。」廣告會議特別指定了帝國大廈。黛西把手伸進口袋裏，想要再拿一張二十元鈔票時，記起了三年前當她初任製作助理時，她第一次見到一個計程車司機高高興興地接受了四十元，關掉收費錶，將車子借他們在一場街景使用六個小時。黛西曾抗議：「可是那是賄賂啊。」別人告訴她：「把它想成是租金吧，如果你想繼續幹這一行的話。」她接受了這個忠告。現在，黛西已是許多最佳廣告片的資深製作人，對於他人的異議是習以爲常了，若說鍾士先生比許多人難以對付，他還是沒有某些人那麼難纏的。她的下一招通常便可敲定整件事。

「噢，我忘了告訴你，」她向他靠近些，說道：「導演想知道你願不願意在廣告片裏軋一角，站在背景裏，像個管理天堂之輪的人。我們給的報酬不高，所以要是你不想演可以不演——我們可以僱一個演員來替代你，可是那就比不上你演的逼真了。」

「這個……」

「當然啦，你還得上粧呢。」她打出了最好的一張牌。

「哦，我想應該是沒問題的。是的，沒有吹拂頭髮的風，誰還需要噴髮膠呢？我明白你的重點了。化粧，吭？我是不是還得換戲服呢？」

「你穿這套制服就是十全十美的了。再見，鍾士先生——禮拜一早上見。」黛西愉快地對他揮揮手，走向大樓的中心區。這個身穿棒球夾克，出生時爲瑪格莉特·亞歷山卓娜·韋蘭斯基公主的金髮女郎，想着幸好這世上有一件事是可以仰賴的；人人都想加入演藝事業。

對黛西·韋蘭斯基着迷的男人，並不只鍾士先生一個，足足可以排成一隊長龍了。名攝影家菲立·賀曼便躋身於前面幾位；他爲「生活雜誌」拍的封面，多過其他的攝影師。一九五二年晚夏，他

被派任拍攝黛西的第一張正式相片做爲『生活』的封面，因爲該雜誌的編輯認爲每個人都想看看達須·韋蘭斯基親王和芳佳·衛娜的千金長相如何。這位叱咤風雲的大戰英雄，也是無可匹敵的馬球選手，與嬌美浪漫的美國影星突然結婚，吸引了舉世的注目，當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在四月間出世後，親王便與王妃及公主過着隱遁的生活，更激起了紛紛流言。

現在，八月了，芳佳·衛娜·韋蘭斯基懷抱着黛西，坐在瑞士的一片青草地上，菲立·賀曼覺得王妃有些出神，也有些淡漠，雖然他以前曾爲她拍過兩次照片，第二次是在她飾演萊麗萊一角而贏得奧斯卡金像獎之後。但是那個歡笑的嬰孩甚而比母親神秘的情緒更吸引他。那小女孩就像是一朵新品種的玫瑰；當然，他心想，只有數代精選育種才會產生出一個這樣的孩子，她的眼睛像她母親，古典的義大利黑色眼眸，她的皮膚摻合了一絲突斯坎尼的暖意，就像一顆桃子特殊的一部份，你一咬下去，就知道那裏會是整顆果子最熟的地方。然而她那顆小小的頭顱上，却覆着撒克遜族的淡金色髮，如一朵花的花冠般圍着那張可愛的小臉。

達須·韋蘭斯基的老奶媽，瑪莎，仍是這一家的一位成員，她以一貫自負的口氣告訴菲立說黛西公主的頭髮和她父親小的時候一模一樣。她驕傲地解釋，那是真正的金髮，不久就會變成金黃色的，而且不會隨着年華老去而轉成灰棕色。這種韋蘭斯基家族特有的頭髮，在每一代中都可以找到，向上回溯到彼得大帝之前大約一千年，俄國最早的世襲貴族之時。她傲然地問道，畢竟，她的主人不就是公元八百年時建立俄國王朝之斯堪地那維亞大公，茹芮克的直系後裔嗎？菲立急忙同意道小黛西的頭髮一輩子都會是金黃色的。他想着瑪莎妄自尊大的模樣，意識到她會很快來把那孩子抱進去餵奶，不由得加快了工作步驟，充分利用他剩餘的時間。

通常他在拍攝過坐姿之後，會要求被他拍照的名人起身奔跑，讓他拍攝在空中跳躍的照片，而且每每能拍出極成功的作品。但是這一回他並沒有這麼做，却運用他的智巧說服了一直站在她後面觀看的達須·韋蘭斯基加入他的太太和女兒，一起擺姿勢。

儘管韋蘭斯基是個沉着而且頗有威嚴的男人，在攝影機前他却很不自在。在他四十一年齡的歲月

中，他多半奉兩句名言爲準則，其一是托爾斯泰所說的：『……身爲貴族就要有貴族的行止，唯有真正的貴族才能做到。』另一句出自印度教經典，那是他在不列顛之役中跳出他的第一架颶風戰鬥機後，在醫院休養的短暫期間內無意間撿拾的：『如翱翔在深淵之上的鷹，鷹並不想着飛行，只感覺到他在飛翔。』

這兩句準則都沒有使他在爲拍照靜止時感到舒適。他很不自在，因此菲立靈機一動，建議他們到馬廄去拍照，親王的九匹馬球小馬就養在那裏，由三個馬伕照顧。

芳佳抱着黛西，韋蘭斯基親王則暢談這批牲畜的優點，並熱切地邀請攝影師檢視他鍾愛的小馬——梅林——的嘴部。菲立說不知道這匹馬肯不肯讓親王扶着黛西坐在牠背上。

『爲什麼不肯？梅林是一匹安分的馬。』

芳佳抗議道：『可是牠沒有上鞍呀。』

『那更好，黛西總有一天要學騎無鞍馬的。』

芳佳不安地說：『她現在還不會自己坐起身呢。』

『我並不算放開她呀。』親王大笑，穩穩地抱過孩子，讓她跨坐在小馬背上，芳佳忙跨步上前，也伸手扶着嬰孩。菲立終於拍到了他的封面照；一個英俊卓越的男人，一個美麗高雅的女人，他們的手環抱着那個小身子，仰臉關愛地看向那個穿着碎花衣裳，兩手歡欣舞動的小精靈。

『她一點也不怕，芳佳。』達須得意地說：『我就知道她不會怕。幾百年來韋蘭斯基家的女人都 是馬上英雄呢——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說過好幾次了呢，親愛的。』芳佳嘲諷的笑聲裏有一絲哀傷，就那麼短短的一聲笑。就在這一剎那，菲立決定是拍攝親王跳躍的最好時機。他一提出這個構想，韋蘭斯基親王便毫不遲疑地答應了；他從梅林背上抱起黛西，兩手放在她的腋下，將她高舉過頭，縱身一躍，跳向空中。那孩子快樂的尖叫，芳佳·韋蘭斯基却禁不住顫慄。菲立記得她在婚前是輕忽而魯莽的；這樁婚姻對她究竟有什麼影響呢？